

菩薩保佑

因為靈魂墮落了，天堂的門才關上



張道文
· 著

菩薩保佑



張道文
· 著

釀小說06 PG0884



菩薩保佑

作 者	張道文
責任編輯	蔡曉雯
圖文排版	彭君如
封面設計	陳佩蓉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3年2月 BOD一版
定 價	6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第一章	野種	7
第二章	捂腳的丫頭	25
第三章	第一個故事	43
第四章	壁根子	61
第五章	青蔥如花	74
第六章	冬至的雪	94
第七章	不能講的故事	109
第八章	巫之戰	135
第九章	瓦子湖的戰役	150
第十章	春節前的懷想	168
第十一章	唐清妹	182
第十二章	亂七八糟的腦殼	201
第十三章	冰涼的墨玉	213
第十四章	祠堂的歌唱	234
第十五章	半部《論語》	250
第十六章	春天來了	270
第十七章	有血的日子	282

第十八章	支那蠻
第十九章	晶瑩的惆悵
第二十章	君生我已老
第二十一章	蘆葦灘
第二十二章	我的那些兒子
第二十三章	「後芳」堤
第二十四章	我的哭泣
第二十五章	湖中的桃園
第二十六章	高唐雲浮
第二十七章	不是結束

4	4	4	4	3	3	3	3	3	3
6	4	3	1	9	7	5	4	1	0
5	7	0	2	1	1	2	1	7	2

菩薩保佑

張道文
著

因為靈魂墮落了，天堂的門才關上。

——
題記

目次

第一章	野種	7
第二章	捂腳的丫頭	25
第三章	第一個故事	43
第四章	壁根子	61
第五章	青蔥如花	74
第六章	冬至的雪	94
第七章	不能講的故事	109
第八章	巫之戰	135
第九章	瓦子湖的戰役	150
第十章	春節前的懷想	168
第十一章	唐清妹	182
第十二章	亂七八糟的腦殼	201
第十三章	冰涼的墨玉	213
第十四章	祠堂的歌唱	234
第十五章	半部《論語》	250
第十六章	春天來了	270
第十七章	有血的日子	282

第十八章	支那蠻
第十九章	晶瑩的惆悵
第二十章	君生我已老
第二十一章	蘆葦灘
第二十二章	我的那些兒子
第二十三章	「後芳」堤
第二十四章	我的哭泣
第二十五章	湖中的桃園
第二十六章	高唐雲浮
第二十七章	不是結束

4	4	4	4	3	3	3	3	3
6	4	3	1	9	7	5	1	0
5	7	0	2	1	1	2	7	2

第一章

野種

1

第一次聽安順福說我是個野種時，我以為他瘋了。怎麼可能？要知道，那個時候，我可是已當了他們安氏家族十四年的族長！

我一直以為這是他厭惡我的託詞，可是時間是如此無情，到了今天，我知道我的野種身分已是確鑿無一。憑良心說，這不能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安順福的錯。

沒有誰天生是想當野種的。就像我的義弟說的，那個即將當媽的女人要偷人，準備做兒子的，拿她是丁點兒辦法也沒有！

我一共有八個義弟，包括我，九個人。九，陽數之極。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經》上的這句話，我一直沒有弄懂。說偷人的那個義弟，我也一直沒有弄懂。我覺得這一生，自己實在是太失敗了。

那傢伙是我的八弟。他說偷人時，鼻子長長地嗤著不屑，

雙眼眯縫，逼仄的眼光掃過所有人的臉，然後說，聖人多半都是偷人養的！在場的人大吃一驚，眼光齊刷刷地全都射到他的臉上。他嘿嘿地笑了起來。笑夠了，說這種事，《詩經》裡記載得多了。私娃子聰明，你們沒聽過這話？他得意地問，偷與被偷，一是春情勃發，一是激情澎湃，情欲碰撞的剎那，當是生命最飽滿的一刻，由此孕育的生命個體，必然顯現種的優異。這讓我不禁想起那個在什麼「丘」上成就好事的記載①來，心裡便惶恐不已。我擔心他繼續說下去，忍不住橫了他一眼。他沒看我，滿臉的得意忽地換成一聲冷笑，「別看聖人都是他媽偷人養的，可最看不得別人偷人的偏是這種屌人！成天坐在屋子裡捶胸頓足，以為如此天就會塌下來，挖空心思想出來的那些懲戒偷人的辦法，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只可惜，他們的話就跟放屁差不多。睜眼看一看，哪一朝哪一代斷過了偷人的故事？」

這話說說越不像了，我趕緊喊了聲「搞事」，便硬生生地結束了那場談話。

2

我是三十六歲時知道自己是個野種的。那個時候，我怎麼也不相信。「你放屁！」我憤怒地呵斥了安順福，但是毫無作用。在我纏綿病榻的那些日子裡，我看見我這個野種，竟是命定

① 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的必然。只是我成為野種，卻不是我母親偷人的結果，那萬惡的禍首乃是雲夢澤國——

三丈高的浪頭從天邊滾過來的時候，我母親正安詳地坐在與我父親還未褪盡喜色的洞房裡給我餵奶，只聽我父親殺豬般地嚎叫著從外面撲了進來。

「快、快……水、水來了！」

父親粗魯地把我從母親的乳房上拔了下來，拉了母親就往屋後竄去。母親那雙纖巧的小腳，兩隻戲水的鴛鴦在草窠間驚恐地一啄一啄。我氣得大哭。父親根本沒想過理我，緊緊地把我挾在他的胳膊下，扯著母親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周兒台趕。

跨過幾道田埂後，母親的身子突然一矮；父親一個趔趄，把胳膊裡的我生生地甩了出去；他空了的左手本能地往前一薙，將要落地的我，竟然被他薙到了手上。他看我一眼，喘了口粗氣，回過頭，他的眼裡，那間尚未褪色的新房扭捏著，在濁浪裡痛苦地散成了幾堆茅草。他把我往田埂上一丟，把歲了的母親從地上拔起來像一袋穀似地扛到肩上，順勢從田埂上操起我亂蹬著的一條腿，往上一掂，我便重新挪到了他的胳膊窩裡。

母親的頭髮垂下來，搭到我的臉上，像一根牛尾巴掃過去掃過來。我胖乎乎的小手，一陣亂抓，終於抓住了那把掃帚。我停了哭，咯咯地笑了起來。水聲追趕著我的笑聲，刮出吱吱的哨音。我貼在父親腰間的耳朵，聽到一面大鼓正擂得咚咚直響。

「放下我，帶兒子快跑！」母親在父親的肩上演說。

「別動，你找死！」父親吃力地吼了一聲，腿腳遲疑地往

高坡上趕著。

水已追了上來，被田埂阻遏的憤怒，沖向半空。飛沫蕩過來，濕了母親和父親的衣服，也濕了裹在我身上的一塊棉布尿片。

父親奔跑的速度明顯地慢了下來。

「放下我，死鬼！」

母親一用勁從父親的肩上溜了下來。「哎喲」，歲了的腳一落地疼得她跪在了地上，但她隨即爬了起來。那隻疼腳還來不及拔起，洪水便湧到了她身後的一道田埂邊，被堵的浪頭狂躁地向前一撲，將母親再次擊倒，父親則踉蹌了兩大步。他死命地釘住自己的雙腳，急切地回過頭，看見母親正在水花裡掙扎。他搶到她的身邊，把她的手抓到手裡使勁地一扯，母親的身子往上一彈，在空中劃出一道淋漓的弧線，跌落到另一道田埂上。幾乎同時，一個浪擦著他們的身子撲向邊上的一棵大樹，樹便彎了身，根從土層裡鉆出來，洪水隨即洗去了樹根上的泥土，發出噼噼的聲響穿過樹枝間，突突奔流而去。

母親的頭髮從頭上紛披而下，水珠瀝瀝而落，她豐滿的胸脯急速地起伏著。父親站在田埂上看著擦身而過的洪水，呼吸一聲趕著一聲沉重；而我餓了。饑餓的哭喊讓母親在喘息中解開她的衣襟，把那慌亂的乳頭塞進我的嘴裡。我猛吸一口，乳頭裡空空如也。我將它吐出嘴外，大哭。母親不得不再一次把它塞進我的嘴裡，這一次，我吸到了香甜的乳汁。

「快，快往上跑！」

父親在我吸了一口奶後，把母親的胳膊攔起來，擰著她的腰身便往上推。母親的身子一扭，乳頭從我的嘴裡滑了出去，我剛想哭，一朵水花高高地濺過來，潑在我的身上，嚇得我趕緊收住了噙著的嘴，驚奇地看了一眼那些嘩嘩流淌的洪水，它們正肆無忌憚地滾過父親的腳背。父親從母親的懷裡把我奪過去，另一隻手攙了自己的女人，急急地從水裡拔出自己的腳來。

……

父親挾著我，拉著母親，終於爬到了高高的周兒台上，陸續上來的人，驚慌失措地胡亂呼叫著——「我的兒啊！」「我的姆媽！」「爹呀！」

在這片鬼哭狼嚎裡，濁浪將周兒台包捲起來，水花翻滾的姿態帶著幽深的漩渦，吞滅了四周的坡坡坎坎。

周兒台在這方圓十裡之內，平地突起，足有十丈之高，據說是一條修煉千年的大蛇築就的上天之梯。多年以前，一戶周姓人家，從河南逃荒過來，相中了這處「天梯」，立馬修屋打井；那井恰好打在大蛇的七寸之上，千年清修，就此毀於一旦。悲憤不已的大蛇，臨死重重地歎了口氣。傳說那口濁重的戾氣噴出後，台上的草木，立時枯萎；那戶周姓人家，便先後莫名而亡。周兒台遂荒在了這裡。

在這掀天揭地的洪水裡，誰也顧不上大蛇小蛇了，逃生的人們，從四面八方都奔向這最後的救命之所。眼睜睜地，周兒台落腳的地方就是人擠人了，而洪水依舊在一波一波地上升著、緊逼著……

父親在眾人的驚叫聲中躍入洪水。沒有人知道他要幹什麼，只見他像一條魚似的，借著倒伏的樹枝，瘋狂地逆水而上。他游回到了那個還飄著殘剩的幾縷茅草的舊屋所在。在那裡，他從倒塌的樓子下面，撈出了那只過年殺豬用的大木盆——沒有豬殺的日子裡，大木盆是裝穀的囤子。父親倒掉了裡面殘剩的穀子，然後順水把牠推了過來。

這時，人們終於明白，他是要把我們母子倆，從這座即將沉沒的孤島上救出去！

人們戰戰兢兢地看著這個偉大的衝動，目瞪口呆。

我叨著母親的乳頭，兩隻圓溜溜的小眼睛亂轉著。從堅實

的周兒台踏上懸浮的木盆裡，巨大的搖晃嚇著了我，乳頭將我的小嘴拔了個啣起的肉墳，人卻被摔到了盆裡。母親的尖叫聲中，我啣著的嘴往邊上一咧，放聲大哭。母親雙手抓緊盆沿，低低地蹲下身子，想安慰一下我，手卻不敢鬆開。父親吼著，命令她往盆中挪動。她的五官扭成了哭相，牙關緊咬，絕望地看一眼自己的男人。那個男人沒有了往日的溫存，在另一邊死命地扳著木盆，兇惡地呵斥著她快點。母親的身子起了個哆嗦，小腳便一寸一寸地往盆中挪了起來，那已是一對折腿的鴛鴦……終於，抓在一邊的雙手騰出來一隻，火燙似地將另一邊的盆沿搶進手裡。張開的雙臂，立馬把她撕扯在盆中，一個晃蕩，嚇得她跪在了盆裡，那驚恐的乳頭就在我的嘴邊蕩過去蕩過來。我住了哭，貪婪的小嘴大張著，像一隻覓食的青蛙。但乳頭始終在我捕食的那一瞬間，機警地躲閃著她嬌嫩的身子。我便惱怒地有一聲無一聲地

發著抗議。

水離盆沿只有三寸不到，聳動的浪，不時湧進盆內。父親努力地掌控著木盆，木盆在激蕩的洪水裡方有了一絲平穩。母親驚恐的心便也漸漸平息下來。她小心地騰出一隻手來，把那紅潤的乳頭塞進我的嘴裡，我的雙手立馬將之死死地抱住。

周兒台和周兒台上的尖叫聲，便起伏伏地遠了。

浪是一個接著一個，一層疊著一層，它在掀翻木盆之前，毫無徵兆。

滿口的甘甜一下子轉換成滿口的苦澀，而真正的可怕，是那劈面而來的黑暗，讓人吸不進一絲氣兒。我本能地從洪水裡沖出來時，父親的大手一把薙住了我，將我高高地舉過頭頂。我吐著滿嘴的苦水，看見母親從水底拱出她的頭，她重新縮起的頭髮在水面上漫開來，像一株漂亮的龍鬚草。再接著是我裹在肚臍上的那塊棉布尿片浮了上來，被水渦捲襲著，像一隻張合著翅膀的蝴蝶，在洪水裡翩翩而去。父親傻了似地不知該把我放在哪裡。恰好那只倒扣的大木盆，也斜著身子從洪水裡爬了起來。父親順手把我丟在這只打著轉的烏龜殼上，便慌亂地趕往那株美麗的龍鬚草。

父親鑽進水裡好半天才鑽出來，手裡卻一無所有，滿臉寫滿了驚恐和絕望。他匆匆地吸了一口氣，便又扎進了水裡。要不是因了這口氣，我想，他是不会從水裡出來的。他就這樣在水裡鑽進鑽出。二十多個回合後，終於耗盡了所有的氣力，他捶打著推湧而來的波浪浪叫起來：

「桂蘭、桂蘭——

桂蘭啊——

桂——蘭——

……」

桂蘭就是我的母親。

父親在嘶喊的同時，眼裡湧出的淚水在臉上紋起一道水埂，在頭髮林子漫下的水線裡，那道淚線粗重而寬大。

搶天呼地了一陣，父親想起了我。這時，我和木盆已離他有了二十丈遠。父親順手把我丟到木盆上時，木盆歪著的身子也順手想把我甩入水裡。我生氣地摑住牠底板的沿子，跟著牠轉，我聞到了從牠泡軟的污垢裡發散出來的豬屎的臭氣。

父親奮力地趕過來，看到我在洪水裡隨著木盆旋轉的樣子，一把將我搶進懷裡，緊緊地摟住之後，他大喊一聲「兒啊，我的命大的兒啊，你的姆媽不見了！」淚便再一次洶湧而出。

我無法體會父親的悲憤，一張紅豔豔的小嘴，在他光裸的胸膛上狗般地四處亂嗅。我找到了他的乳頭，一口叼進嘴裡，他乳頭四周的肌肉往上一聳。我卻一口吐出乳頭，哇哇大哭了。

父親把木盆翻過來，把哭泣著的我攔了進去。剛翻過來的木盆盛著半盆水，我一入水，便止了哭，在水裡不停地拍手蹬腳，暢快地遊玩起來。父親愣了愣，開始用他蒲扇般的大手，往外慢慢地舀水。

毒辣的太陽在父親屢幹水後，迅速地把我身上殘剩的水分蒸發掉了，我感受到了魚的痛苦。父親便把盆外的水不住地往我

的身上澆。洪水雨點般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再次笑了。

3

太陽快要西沉的時候，父親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滿眼裡除了水，還是水。陌生的水域上還沒有水鳥，只有天邊的雲翳著金黃的翅膀，遲疑地做出鳥飛的姿勢。不耐煩後，便化成一堆堆野火，淡紫的濃煙，嫋嫋曼舞……風一吹，像母親飄散的長髮。

父親看了看高高在上的天空，把木盆猛地往前一推，母親的長髮一下蕩成了他們結婚時的那床緞子被面，那隻藕白的小船便從被面上向我划來，撐著天火的光亮，船沿上撲滿了乳量的紫紅，時而衝浪而出，時而沉入谷底。濺起的水花，如旋舞的灰塵，輕盈地飛入黯紅的空中，像一片片翠綠的羽毛，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竟是遮住了那隻小船。我不由連眨了兩下眼睛。定下神來，欲再尋那隻小船，卻見一團深黑的墨汁，嘩的一聲，劈面潑來，嚇得我趕緊收回了眼光，眼裡卻沒了父親。我四下裡張惶地尋找。找到了父親後，再抬頭，滿天的星星便從天幕裡爭著拱出自己的頭來。

父親在這時嚎啕大哭。哭聲攪亂了我的思緒，我在盆子裡蹬著雙腳向他抗議。他的哭泣便慢慢地停了，他抽泣了兩下，嘴裡輕輕地哼了起來：

「嗯～嗯——」

我的兒子瞌睡來了山囉，

「嗯～嗯——」

這是父親第一次哄我睡覺。哼完了這一句，他愣了一下。母親的眼歌不知不覺地從他的嘴裡流淌而出，他顯然沒有想到。他的停頓讓我已經閉上的眼，又睜了開來。這時，我在他的眼裡，竟也看到了兩顆晶亮晶亮的星星。我好奇地看著，那兩顆星星卻掉了下來。我想爬起來去撿，面前黑乎乎的一片，我一失望，又哭了起來。

父親用手背勒了一下兩眼，嘴裡再一次哼唱起來。

「嗯～嗯——」

我的兒子瞌睡來了山囉，

「嗯～嗯——」

母親的眼歌，父親只記住了這麼一句。這一句重複了無數遍後，他突然唱：

「山上長了毛呢，

我的兒子你不嘈呢。

你不嘈，你不鬧，

花狗來了笑一笑，

你莫笑，你莫跳，

半夜三更要撒尿。

撒尿摸到罐子廟，

罐子廟裡遇大姐，

大姐她是賣花的，

她說你的雞雞是她的，

你說是你的，
她說跟你兩人合夥的，
……」

父親的即興創作是如此的下流！在這樣一個洪水滔天的黑夜裡，他把牠獻給了他的兒子。

枕著下流的眠歌，我睡得如同在母親的懷抱裡一樣香甜。重新睜開眼時，水面已經沒有了先前的激蕩，剩下的唯有舒緩與綿長。

從洪水裡升起來的太陽，第一縷光碰在大木盆上叮噠一響。我發現父親的那條破褲衩裹著我的肚臍，他精赤的身子屁股那一截白晃晃的。我立即想起了母親的乳房。

「拱哇——拱哇——」

父親趴在盆邊，看了我一眼，惺忪的睡眼還沒完全睜開。我失望極了，只得把拳頭往嘴裡餵——我記得母親曾經說過，小娃兒的拳頭上有三兩糖。我使勁一吸，卻吮了滿滿一口鹹味，我氣惱地把拳頭從嘴裡拿開，哇哇地哭了兩聲。那些澀嘴的鹹味竟讓我生出滿口的饑涎，我像吸奶似地把它們嚥進喉嚨裡，小肚兒便快活地叫了起來——我要鹹味！我要鹹味！我一聽，趕緊把拳頭往嘴裡塞。可這一次拳頭上淡淡的，我不得不把拳頭拿開再一次哭了。父親沒有安慰我，我哭了兩聲，只得重新把拳頭湊到嘴邊。慢慢地，我從拳頭上吮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滋味。這種滋味既不是母親乳汁的甜香，也不是澀嘴的鹹味，大約是那三兩糖的味道吧！這讓我懶得再向父親抗議了。

就在我把小拳頭吮得吧嘰吧嘰的響聲裡，一片樹林橫在了我們面前。頭頂上方，兩隻鴉雀子^②叫得一聲趕過一聲，把我們倆的眼光都引到了天上。

這既悲且怒的叫聲讓父親激動起來，他明顯地加快了劃水的速度。趕進林子裡，父親把我躺著的木盆靠在兩棵樹的中間，拉了一根樹枝，折斷後將盆一勾，便迫不及待地向那棵有鴉雀子窩的樹上爬。從我的角度看過去，赤身裸體的父親顯得實在不雅。那不雅的東西有些波浪的意味，在他的膀間一蕩一蕩的。

父親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抱著樹幹，手和腳交錯著往上移去。沒爬幾步，身子一扭，人便直直地掉了下來。水被砸出一個深深的窟窿，激起的水波把我的木盆從樹枝上推了開去。

從洪水裡拱出來，父親游到我的盆邊，問我聽到鴉雀子叫沒有，他說：「這個叫法，肯定出了事。那棵樹上有牠的窩，爹上去看看，要是冇蛋，你就活得下去了！」

他把木盆重新用那根樹枝勾著，這一次，他倚在挨水的樹樑裡歇了足足有一盞茶的工夫，然後才重新往樹上爬。

父親歇息時，兩隻鴉雀子不停地掠過牠們的窩邊，伸出長長的爪子似乎想抓住什麼，卻又什麼也沒抓住。牠們不停地嘶叫著，不停地俯衝著，不停地伸爪抓撓著。父親時不時抬頭望一眼空中，接著看一眼水面上的我。這一次，父親歇足了精神，沒有再從樹上摔下來。父親快要爬到鳥窩時，兩隻鴉雀子不再對著自

^②即喜鵲。